

AnNiBaoBeiZuoPingJi

网络书刊

安妮宝贝

www 作品集 .com

榕树下
WWW.RONGSHU.COM

告别薇安



远方出版社

告 别

网络 信息 兵团



本名:安妮

后加“宝贝”之后缀可见其
妖媚之术已达炉火纯青之
境,诱惑力可想而知。

根据地:上海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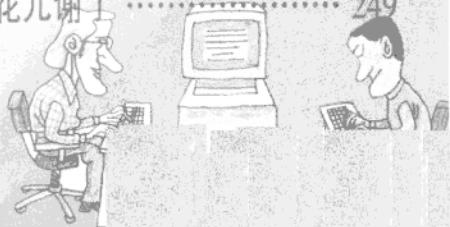
薇

安

目

次

《自序》	1
你让我堕落	4
告别薇安	96
交换	116
如风	120
呼吸	126
杀	136
手心空洞	140
她比烟花寂寞——电影篇	145
疼	150
下坠	155
曾有一种生命叫蝴蝶	167
虚拟空间	183
找到那棵树	220
夏天幻灭事件	234
花儿谢了	249





自序

凌晨两点的时候,许多人都在做梦。

也有的人在 DISCO 舞厅里跳舞,浑身湿得像条鱼。

酒吧里仿佛散场的电影院,一些人走了,一些人刚来。

我不知是否还有人爬上高高的楼顶,思考着一些危在旦夕的事情……

这个时辰的我总是猫一样呆在房间里。打印机慢慢地吐着白纸黑字的舌头,它发出的滋滋丝丝的声音就像米粥在锅里咕咕唧唧一样让我感到温暖和幸福。

写作有时就像是在心里把粥熬熟。

A4 纸上一行行溢出来的方块字飘出一股让我眩晕的气味……

窗外的杨树在白窗帘上打出蓝黑色的影,

电话线还在电脑上插着,聊天室依旧在铺摆无声的宴席,



有时我也会进去找寻一个在想象中相处的名字：

“MEME,你在这儿吗？我是安妮宝贝北京。”

我已经习惯了在夜深时用双手哒哒哒走很远很远的路。

我抚摸我的键盘，它真是一张听话的脸。

当我觉得自己已经立成一尊雕塑时，我以仰泳的姿式躺在床上，头发哗哗地扫向地板，这种倒悬的感觉能让我听到血液在我的身体里激情澎湃，我觉得我就像达利笔下流淌的钟表，三更半夜，我还在心疼着每分每秒。

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服装 Show，我穿着灿烂的衣服，红绿相间，像一颗水果。

一位在电台工作的女士见到我劈头便问：

咦？你怎么不是面带菜色？写小说的人不都是小脸焦绿吗？

我觉得好笑，当作家就得是一脸菜色？！

有一段时间，我每天早晨 6 点去附近的游泳池游泳，8 点钟地铁里满登登人气高涨的时候，我正湿淋淋地走在回家睡觉的路上。

贴近早晨让我的眼睛里充满朝气，自行车骨碌碌地跑，小摊上的玉米饼喜气洋洋，我没有任何理由不让自己更加美好，我的日子就像我的发型，它们与众不同，但是有自己散中有序的规则。

WWW.002.COM



我在喝过了下午的绿茶后打开电脑。

地板是我趴在地上用抹布一撤一捺地擦出光亮来的，我写累的时候会光着脚在地上跳街舞。

有时候我觉得心里头的汉字挤得发疯但冲不出去时，我就会在“达利钟表”的倒悬状态中静静等待，就好象让一支钢笔慢慢地控出水儿来。

我爱穿、爱吃、爱玩、爱……但是这一切都穿在写作这条线上。

我喜欢一个人旅行，从一个长相很丑的人身上我能瞅出一篇好看的故事来……

有时我还会于周末之夜混进北大校园舞厅，心怀叵测地冒充一回大三女生。

女人写的小说，往往是让精神赤裸裸地去见人，这实在是一桩让人哆嗦的事情，但是充满“薄、透、露”的刺激？

世人总拿女人的小说和她的相貌相比，我觉得这是没道理的事。

我有时想如果我生得很丑，我的小说会更漂亮一些……

我只是写了，也只能任由人评说。

告
别
薇
安



你让我堕落

1 我对他说就是粉身碎骨 我也要过我要的生活

在火车就要把我叼走的时候，我和他一人拽着帆布大包的一根背带，我们在北方小城的月台上像走向刑场的英烈一样悲壮地昂头立着，我故作轻松地对他说：真不知为何所有火车站上的人都要蹲着，而且所有人的表情都像一块垃圾。我的话像个没用的塑料袋一下就被风刮跑了。就在那时我手上的帆布背带有所预感地发生了骨折，它闷哼了一声，断了。

我们的离别在狼狈的你推我搡中送行。列车员雕塑一样看着一群人野猪样进圈。他在我身后拱着断臂的背包，我抱孩子一样抱着我的宝贝吉它，我们仿佛被绞肉机绞着翻上了火车。就在我的脚踩上火车脏湿地板的瞬间，我听见眼底有隆隆的雷



声传来，那个男孩在火车的车窗处回头望我，那目光如壮士再一次望向琅琊山。最后他跳下去了，我趴在玻璃窗上，在加速度的逃离中看着那男孩支离破碎的表情，许多只手臂扬着，软软地飘在风里，就像一只只溃不成双的丝袜。

是眼泪吗，它们笑声一样在脸上兴奋地烂漫着。

我终于离开了。

像动物褪掉一层壳一样褪掉了生我养我的家乡。

2 芳邻是个大裤衩者

四年未见，大柳还是旧样子。

她穿一条肥大的砖红灯芯绒裤子，一件起了球的黑色人造棉短袖背心抻得紧紧地掖在腰里，这样的打扮使她看起来像个花盆，在宽宽的下身的圆周里种进细小单薄的上身。

她一见到我就嘻嘻哈哈地伸手来抓，她的手像瓜蔓一样很亲热地在我身上爬来爬去，而且还戏谑地在我的胸脯上捏那么几下。

时间是七月初，北京的太阳出奇地辣人，我和大柳一人牵着一根背包带，穿过一堆一堆蹲着的人群，在街边等了大约10分钟后，打着了一辆“面的”。

在北京，我只认识一个大柳。

大柳对外也不叫大柳。她画画用的名字是：沉醉。

在“面的”里，大柳用不信任的口气和司机讨论着行车路



线，她的东北口音与司机有顿有挫的北京话一比就听出在旋律上的弱势，司机说：那您说怎么走吧！我听您的！大柳便不吱声了。

她小声告诉我：在这儿呆了四年了，一出门还要先看地图。

她说到北京的第一件事是先得买张地图。

后来我知道大柳租的房子在北京的西南郊，属丰台区，具体位置叫做夏家胡同。夏家胡同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有不少老头儿老太像旧家具一样堆在门口，一条十字形土路叉开了横七竖八的砖房。刚从“面的”上下来，扑面而来的就是一股厕所味儿。趁大柳小跑着上厕所的当儿，我打量了一下周围，这里没有一座高楼大厦，粉笔字写得东倒西歪的小卖铺门口，一拨又一拨的苍蝇正起劲儿地绕着空酸奶瓶子溜弯儿。总之是一派农村气象。大柳拍拍我：这可是新一轮上山下乡！你赶了时髦尾巴。怎么样？这都市里的村庄？她身上有股刺鼻的氨味儿，好在没过10分钟，我的身上也携带了这种公共厕所独具特色的气味，倒是臭味相投。

大柳住的院子有点像中药铺抓药的小抽屉的格局，朝南的厢房，并排有三间小房。大柳是离院门最近的一间。比地面低半步的屋子，迈进去“咕咚”一声，眼前一片昏黑。屋里朝南唯一的一扇窗子被遮得严严实实，从泥地上升起一股潮味儿，混合了绘画颜料的一丝甜味，整个屋子就有了一种陈年被窝的气氛。我看着大柳摆在一张木板上的一叠叠用水化开的颜料，她说：



这黑咕隆咚瓶瓶罐罐的，有人怀疑我是造假药的呢。正说着，院门的铁栓吱地一叫，大柳的窗前就响起一阵叽叽嘎嘎的笑声，大柳指指窗子：为什么挡得暗无天日？就是怕他们搔扰。

一群民工！

那群民工杂居在里面的房间，而且走马灯似的，大柳说隔几天就会听到另一种口音。他们晚上回来就是喝酒打牌，常常有人把眼睛夹在窗帘缝里往大柳的屋子里看。

“我整夜整夜地不关灯，他们以为我是那种小姐。”

大柳说：东北的女孩在送儿做“鸡”小姐都做出名了。

晚上我们俩开始是一个头亲两只脚那么睡，后来聊着聊着大柳就把头调过来了，一张窄窄的单人床，我们俩只有像两团面一样紧紧地揉在一起。大柳问了我两次：你这胸脯用什么丰乳器丰过？黑暗中她的手在我的胸前就像按动开关似的，我在临睡前一直琢磨大柳是不是有点什么“恋胸癖”？

第二天，我就在十字路的另一头找到了一间房子。我的房东是个大长脸，大柳的房东是个大呲牙（她们是姑嫂关系，真是物以类聚）。我的房东家是个大院子，也建了中药铺那样一排一排的盒式小屋，他们自家人住一间正房，房前的院子里有与我的胸围差不多粗细的枣树。树下面是一个自来水龙头，所有住户的用水都取自这里，我搬东西过来的那会儿，我日后的邻居——我叫他无产阶级大裤衩者——正在水龙头前做着下蹲运动。他把脸盆搁在地上，而后劈叉着两腿把脑袋向着地上的盆

告
别
薇
安



子按下去。这种带着广播体操架势的洗脸方式我也很快就学会了。我刚走进那小院子的时候，我的邻居在院子里站成一个M型。他从他的两根大裤衩的中间倒悬着看了看我，而后哗的一声把水泼了。院子里是一道一道未干的水迹。后来我才知道这个位于院子中央的水龙头具有特殊的意义。只要房东坐阵在家，她就会猫在窗帘后面向院子里观察。不管是单身男女住户还是带着小孩儿的一家子，每天做什么吃的，洗了什么样的内外衣服，几点钟起来刷牙，一天刷了几次牙，谁在12点以后洗漱，她都知道得清清楚楚。我从这时起才体会到水折射着人的隐私。女房东的眼睛如刀片一样在脸上割出两条贼亮贼亮的缝儿。后来我知道她有窥视欲。

房东看我行李单薄，大方地施我一条被子。那被子洞眼斑斑，她一转身就被我扔进床底。我在木床上铺了两层报纸，再把大柳的纸箱子拆开两个，纸板上铺了大柳支援的一床毯子，而后把我的薄踏花被杂志似的对折一下，这样就可以一半当被子一半当褥子了。屋子只有六平米，可是被一张双人床占了三分之二，大柳一进来就说：怎么是张双人床？房东说以前这儿住的是一对儿。房东接着问我有朋友没有，我说没有。大柳在旁边打趣儿：我不是朋友么？

我的小屋也只要一扇朝南的小窗，窗帘暂时用一块被罩窗帘代替着。

晚上，我在水龙头那儿冲完了脚，把灯关了，窗子只合了纱

WWW.008.COM



窗，被罩窗帘用夹子固定住，而后我就全裸着上了床。床的宽度够我连着打三个滚儿，我呈一个人型趴在一摞衣服上，黑暗的四壁好象腾起一缕缕雾气，这屋子是一口架在闷火里的大锅，我静静地被热气蒸着。

我听见有踢踏的脚步声从我的窗前响了过去。

一觉醒来，我感到自己是浴在汤里。身下的被子又湿又热，而胳膊和腿则辣乎乎的。我摸了摸胳膊，有摸到一根玉米棒的感觉。蚊子包在四肢上密麻麻地排了一片，我的身体泛出一股鱼的腥味儿。

摸着黑钻进一条裙子，我走到院子里。想不到外面这么亮，枣树的叶子仿佛一盏盏小灯。月亮在很难研究的地方站着，它的黄色的肉体缺了一块，好象女孩子用了一段时间的化妆品，表面是凹凸不平的感觉。我不知是几点钟，也许已过午夜，一丝一丝吝啬的小风在我满身的蚊子包上轻薄挑逗着，我用手全身乱耙。我就造样在枣树下团团乱转，忍无可忍了相当一段时间。最后我向院中央的水龙头下走去，我把水流声拧到最小限度，而后我就蹲在旁边把胳膊伸到水流下，让流水的击打来缓解皮肤巨痒。

我冲了胳膊又冲腿，而后把头发也浇湿了。一股爽气从脚心升上来，我抖散着头发回屋。刚一转身我就看到地上竖起一道黑影，那影子无声无息，似动非动。我看见了一条白色的大裤衩靠在比邻的门上。他的两条面袋一样宽阔的白裤衩像白炽灯那样刺眼，中间的部位，似乎被过大的阴茎拱起了一个沙丘般的帐篷，除了这件刺眼的物品，他身上便一无所有。我的邻居就

告
别
薇
安



那么用他的白裤衩照着我，黑暗中好象有一只充满欲望的枪口对准我，并在向我逼近，就在那只欲望枪的瞄准下不紧不慢地回到我的小屋。

我把门插好，湿淋淋地钻进了我的书本式被窝。过了一会儿，头顶的墙壁“丁丁丁”响了三声。我摒住呼吸。这之后的半夜我一直在思考怎么对付这件事情，但墙壁在响了三声之后便再无动静。

第二天8点钟我起床时，邻居的门已上锁了。

大柳在上厕所回来的路上顺道来串门，她神秘兮兮地敲门时我正在调琴。我把我的玉米棒胳膊伸给她看，她也把她的伸给我看。大柳油条似的胳膊又黑又扁，腿也是又黑又扁，上身也是又黑又扁，下身还是又黑又扁。总而形容之，就是黑、扁。

她在我大腿上响亮地拍了一记：你可真他妈的白！

我把大裤衩敲墙的事告诉了她。我还对她保证我一点也不害怕。想不到这事儿触动了她的痛处。她说起来北京四年了还是与一帮最底层的民工为伍，搬了四次家，把北京的东、南、西、北郊住了一圈。她絮絮叨叨地说着，一副才女沦落的口气。

“我那院里在工地上干活的临时工，你知道他们大白天的干什么吗？”大柳眼里露出一种诡异的神色。她拨了两下我的吉他，把想说的话又咽了回去。

我说我今天要出去找工作。

大柳说可不能去夜总会，也不能去那些小迪厅，她说，一开始给自己定的起点一定要高。在北京唱歌的多多呀，有几个能



出名。她又说,在北京画画的又有多少!一抓一大把!她让我拿张地图先把北京梗概性地转转。她认识一个报社记者,那个人采访过她,她说打个电话给我问问,看那个人是否有信息介绍我去个高级一点的地方唱歌。

我涂了粉色口红,穿上一条短短黑色紧身连衣裙出门了,这条出跳的裙子和我的粉红的脚趾出现在那个群蝇起舞的公厕里是那么的另类,我在出门的时候房东盯看我的腿哼了一声:上班?

挤巴巴的公汽上,每一个男人都看我。每一个女人也都看我。

在街上胡乱转了一上午,我很得意,满街的女人都挺土的。我走到哪儿都有人注意。中午我在长椿街吃了午饭,午饭是一个煎饼和一瓶酸奶。北京的煎饼摊子真是多,一个简易小车,上面支一个玻璃棚,棚里即是摊煎饼的炉盘。那摊煎饼的人蜗牛一样在里头藏着。闲着没事,我就看人摊煎饼。先是把调成奶伏的面糊圆润地往盘上一旋,只听“吱”地一响,那黄色的薄饼就像一大张面膜一样被完美地揭下来了,用铲子把它翻一个个儿,磕上鸡蛋,撒上葱花。香菜、芝麻,再用一把刷子大写意地挥舞几笔辣酱虾酱,压进一张炸得浑身是泡的薄脆,然后用铲子把它叠被子一样一卷一折——一张蛋香四溢的煎饼就诞生了。而后被我在3分钟之内吃掉。我在一个摊子前刚买了一个煎饼并,边走边吃,吃到另一个摊子前就吃完了。从街边的玻璃窗上

告
别
薇
安



我看到我的嘴唇上还粘着一小块包煎饼的粗纸片。到了下一个摊子前我又站下来看人摊煎饼，又是白的面糊跳舞似地一旋，吱地一声唤……每道程序都是一样的，不同的只是操作这些程序的手，有的白一些，有的黑一些。我盯着那些手的时候长了，就觉得那些手很不像手，它们在一个个小棚子里按照一定的规律上下翻飞，就像缝纫机一样有丁有卯地工作。人们说：加两个鸡蛋，或者说不要放辣酱时也都是对着那双手说。那都是些年头的手了，木然地没有表情，也分不出男女的性别，街上的煎饼摊子三步一亭、五步一阁，我一个一个地看过去，看到无数只手在自己的地盘上守株待兔，我想：卖煎饼的人比吃煎饼的还多。

我一下午已经吃了两张煎饼了。因为我总是在人家的摊子前非常专注地盯着他们的手看，那样子就像我特别饿和特别馋似的，其实我一路上见什么吃什么已经快撑死了。但是我又不好意思不买，因为我站在那儿看得太投入了。我这个人就是做什么事特别容易投入，比方我站在那儿看人家摊煎饼，看着看着我就忘了自己是在干什么了，我妈说我这是个毛病。她管这叫“魔症”。我在煎饼摊子前魔住了，人家问我要几个鸡蛋的，我就说一个。一会儿工夫，我手里就有了一个黄地绿花的煎饼，小葱的鲜味儿刺激着我的鼻子，我忍不住又一口一口地把它消灭了。在阅报栏的钢柱里我看见我的口红已红粉殆尽，因为吃得太撑，我感到自己的脸紧跟着肿了一些，天又发狠地热，在没有树荫的路上走，我好象能听到汗毛在皮肤上吱吱吱吱地尖叫。

我就像个馅塞得满满的生包子，在太阳下蒸来蒸去，一时



找不到合适的位置。极其投入的空虚感，达到了忘我的地步。

我在街上瞎逛的时候，有个男人冲我喊：跟我走吧小妞儿！那是在一家证券交易所门口。还有一次我走着走着忽然从一辆“面的”里伸到我面前一朵蔫巴巴的玫瑰，两个小伙儿笑嘻嘻地把脸探出来，那笑脸憨厚乡气，非常有民间感，就像成龙在电视里常常笑的那种样子。在这一天之内，我遭到了各种各样的骚扰，在西单一家商场门口，有个男人紧跟在我后面，他说，小姐坐车吗？我这车是皇冠！看我不搭腔，他又说：你坐我的车，我拉你免费！

我把墨镜戴上了。那是款表情很凶的眼镜。

我想这就像动物之间用嗅觉寻找同类一样，闲着无聊的人身上一定有一种让同类感觉得到的东西——就像做小姐的女孩身上所具备的那种无形的说明书——这一天中在街上主动搭理我的都是些与我近似的散兵游勇。我奇怪，因为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身上写着什么。我常常很想把自己和别人对调一会儿，这样就能用别人的眼睛看看自己，我真的总搞不清自己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每个报摊都在叫卖晚报的时候，我坐上了回家的汽车。我买了几张报纸，有大柳指名要的《精品购物指南》，有和我爱好对口的《音乐生活报》、《戏剧电影报》，又挑了些《人才市场报》、《北京青年报》，干豆腐似的抱了一大摞。下了车，我直奔大柳的小院而去。



离老远我就听见大柳的屋子里海啸似的音乐声。

她放着过时的流行歌曲，是双人对唱的“请跟我来”。音量调到震耳欲聋的高度。从明亮的阳光里走来，大柳的小屋更显得暗了。她的脸好象黑人。她阴郁的表情里出现了一种诡异的神色。她神秘地招呼：请跟我来。

我跟着她悄悄地走到院子里的水管那儿，那水龙头的上面就是隔壁的窗子，窗子上挡的是白得发黄的纱帘。大柳在接近水管的时候迅即采取半蹲的姿势，我被她的鬼鬼祟祟吓得自动矮了身子。在隔壁的窗子下面，我和大柳一起贼一样伸长了畏惧的脖子。

我看到一个人骑在另一个人身上。上面坐着的是女的。下面的不用说了，那个男人的腿好象在游泳。那女的就象一个受惊的鱼，上下、左右、前后，全方位地耸动着，如果在迪厅里她肯定是个 DZSCO 舞后！就在我和大柳汗不敢出、双目炯炯的当儿，只听“扑”地一声，我们俩几乎是张牙舞爪地滚了回来。

屋子里正在高歌：别说什么——那是你无法预知的世界。别说你不用说——

大柳说：吓死我——咦，是不是棉被掉了？

忽然我和她哈哈大笑起来，我们笑得陀螺一样，蹲在地上直转圈。

我把音响拧小。可怜的大柳，用这种狂轰乱炸的方式来宣泄她的心理。她说她习惯在最大音量的音乐里画画，不只是音

WWW.014.COM